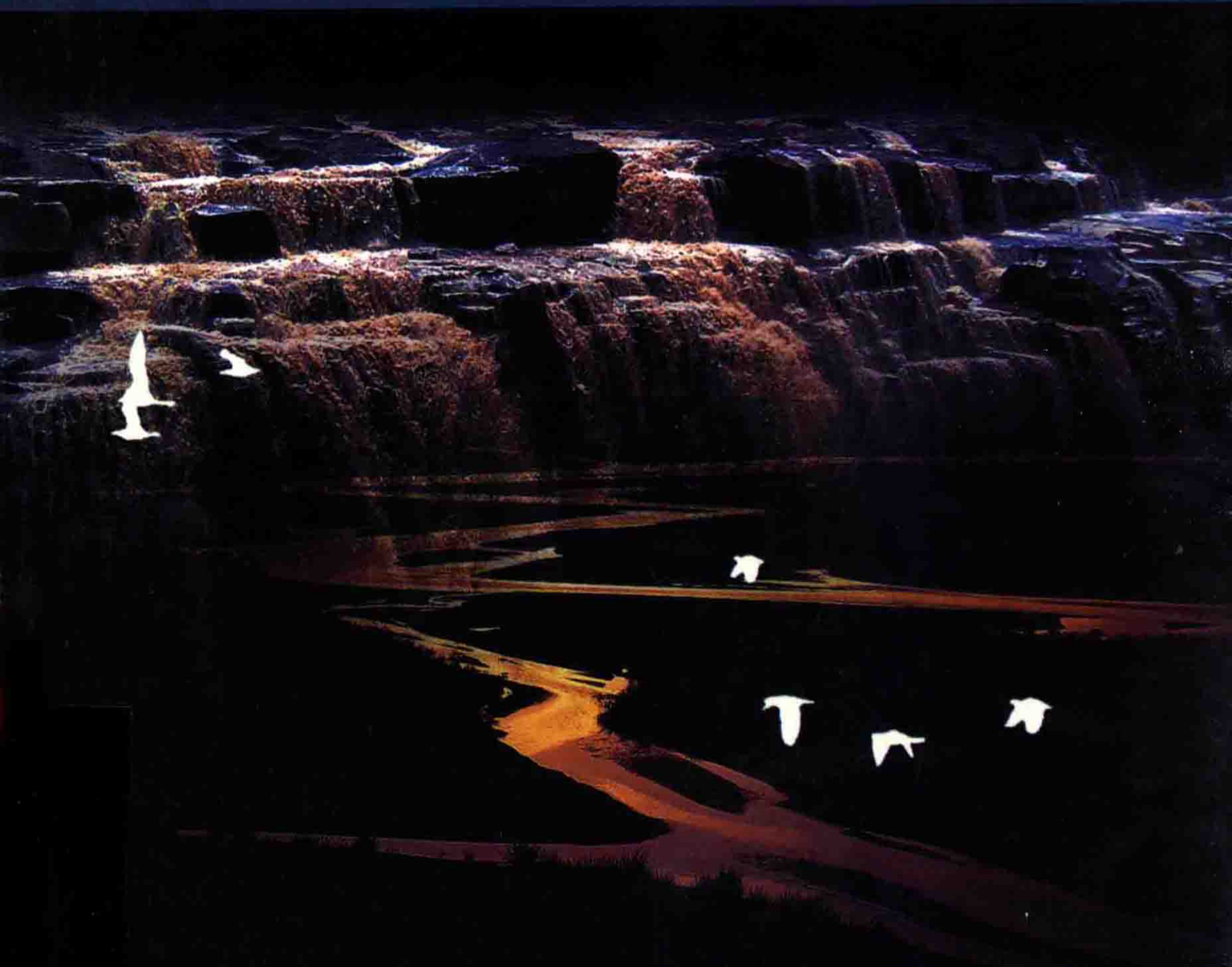


黄河谣

张鸿疆◎著

(三卷)

黄河人
命运多舛 悲欢离合
黄河大侠
爱与恨的交织 情与仇的宣泄



黄河谣

(三卷)

黄河人
命运多舛 悲欢离合

黄河大侠

爱与恨的交织 情与仇的宣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河谣/张鸿疆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 10 (2010. 3 重印)

ISBN 978 - 7 - 5057 - 2239 - 2

I. 黄... II. 张...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K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052 号

书名	黄河谣
作者	张鸿疆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1600 千字
版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57 - 2239 - 2
定价	150.00 元 (全五册)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 1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 第三十八章 你放心,从今往后,我成正果哩! 不管发生甚事,我都会
全心全意在咱张家,你前脚死,我后脚就跟你去! /1
- 第三十九章 典妻嘛,本是灾年秘事:河东无非就是为了吃食活命,
河西无非就是想添点人口——没想到,这还真真典出
情感来哩……/12
- 第四十章 入世时选走儒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若失败,
乃至遭遇灭顶之灾,就该寻求另一条途径,这便是我道家
“守雌隐逸,陶冶情怀,让心灵逍遥于八极之外”……/19
- 第四十一章 三滩毕竟地域狭小,我们应该到更大的天地里去,伸张
正义,施展身手。/31
- 第四十二章 甚债务皆能欠,就典债不可以欠……他姓陈的熬了十
八年,现在咋回来哩? 我们张氏一门,是要找他算账
的……/39
- 第四十三章 你是我大浪哥哥的儿子,瑞鑫是我的儿子,河子是我忠
义大哥的儿子。当年我们三人结拜成弟兄。几十年后,
你河子、瑞鑫、不屈三人,又结成生死兄弟——这是老
天安排的嘛! 我看天底下,甚戏文也演不了咱的两代
传奇呀! /49
- 第四十四章 纤班河侠都爱憎分明。你不惹他,他不动你;你要惹了
他,走到天涯海角,他都要找你拼命……/59
- 第四十五章 赵四爷的女儿梅花,不是许给我了么? 我俩不是在北
京拜过天地了么? 事隔多年,咋会在河东河西地面上出
现? /65

第四十六章 我为祖宗羞愧呀，大槐树下，咋就出了你这孽障！王不隐，你不配做河侠后代……/77

第四十七章 我这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此番过河，我不走哩，就在这里保护着她……/86

第四十八章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然而，万事万物皆有根有据，冤冤相报，是永远不可以解决问题的。/95

第四十九章 张万有、李瑞鑫、王不屈三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103

第五十章 你以为你还是人么？你早已经沦为畜生哩，连亲生兄弟王不移，你都敢开枪打死呀——天底下，还有什么恶事，你不敢做？/113

第五十一章 **木者，水之子；木者，克土而生火。——择自《中华五行碑》**

梅花紧紧地扑在他的身下，手脚像蛇一样把他缠住，惊恐万状道：“你这鬼，要死呀！你命土象，我命水象，你克我呀——非要把我克死不可……”

河子听得舒坦，便学习李自成爹娘的榜样，在十里龙槽拼命地运动起来，发出野兽般的“嗷嗷”嚎叫：“我知晓，咱过了鬼门关，一切全变哩，命便不克，土和水融合，就会生哩——还要生娃哩……”/123

第五十二章 **火者，木之子；火者，克金而生土。——择自《中华五行碑》**

河子追上去问道：“你对命象恁熟哩，快说说看，土和火有甚讲究？”

牡丹道：“咱俩命象最般配，你也不克我，我也不克你，没听人说‘火生土，爱千古；土娶火，最亲热’么？哈哈……”/173

第三十八章

你放心，从今往后，我成正果哩！不管发生甚事，我都会全心全意在咱张家，你前脚死，我后脚就跟你去！

1 河东张万有自从婆姨被典到河西之后，虽然天天能吃到麦，但心里总不是滋味。

他常常独自落泪，骂自己太软弱，太窝囊，吃的是婆姨的身体，喝的是婆姨的血汗，越骂越伤心，随后哭起来；最终，给精神找到出口，仰望长天又吼又叫：“这不是我的错呀，是老天爷不开眼，叫人莫法活哩！婆姨呀，你贵贱不要怨恨我！”他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加之脸皮薄，祖上从没有发生过典婆姨的事情。到了他这辈上，发生这种事情，时时觉得给祖先丢了人、抹了黑，就愈发不自在了。

这时，隔壁焦婆的丈夫、族兄张万财笑嘻嘻地来到他家，高声大气说：“兄弟啊，这日子多喜庆，你咋一个人躲在家里哭哩？哈哈哈哈……都说我万财命里就是吃软饭的主儿，我就认这个账。我这辈子，就凭吃老婆的皮过活，兄弟你慢慢就习惯哩！这没甚不好的，光彩得很呢！哈哈哈哈……”

万财把张万有好生教训开导一番，而张万有只是耷拉着脑袋想心事；那“吃老婆皮”的话直钻心窝，他不由叹起气来，说道：“我没本事，连命都是婆姨给的……”

万财拍拍他的肩膀，说道：“万有兄弟呀，甚叫本事？在大灾之年，能蹲在条凳上，‘胡噜胡噜’吃刀削面就是本事！能端着大海碗，‘吧唧吧唧’喝肉河捞就是本事！我算是看透哩！”说罢，他通知张万有道：“万有兄弟，族里执事大人叫咱典家去吃席，快收拾一下，咱这就去吧！”

张万有觉得没脸出门，推辞道：“万财兄长，劳你给族长说一下，我头晕，去不了哩……”

万财红光满面，顺手拉他一把，他便趑趄趑趄，险些摔个大跟头。

万财扶住羸弱的他，说道：“老三，就这点出息呀？你讲甚屁话哩？别磨不开脸面。再说，政府到处都在通缉你……我说嘛，要活下来才算本事，要吃得上饭才算本事！这个席，是专门给咱典家预备下的，快走快走！”

张万有迷迷糊糊被他的二族兄万财拎到张家祠堂，看到那里确实已经摆好宴席，请的皆是典了婆姨的汉子，美其名曰“丈夫宴”。

万财是个活络人，进来就跟大家打着招呼：“大丈夫们，恭喜恭喜！”见穿戴齐整，褡裢里甚时候都背着纸墨笔砚的四族弟万福抱拳相迎，他便贺道：“同喜同喜，同乐同



乐……”

张万有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个场面，加之心里羞愧，偷偷溜到角落，见有一个空位，就低头坐了下去。

忽然，有人高高唱了声：“族长驾到……”就见张旺树老执事身穿马褂，摇着大蒲扇，从里间踱了出来，身边跟着四五个族丁：有的托着水烟袋，有的抱着小茶壶，有的捧着盛族规典事的木匣匣……

张旺树通红发亮的头顶一根头发都没有，而后脑勺和两鬓之间却蓄着一尺多的长发，说话的时候，随着身子的颤抖，雪白的胡须飘飘荡荡。

他从匣里抽出一个写好的单单，向众人说道：“今天的丈夫宴，就两个目的：一是，你们为了全族活命，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我代表族氏感谢大家！二是，你们把婆姨典到河西，不是你们之过，而是天过。现在，族里为你们的婆姨捐名分，希望各位丈夫不要太小气啊！”

说毕，底下开始议论纷纷。

焦婆的丈夫万财梗着脖子大吼大叫：“咋？这贞节牌坊还要年年捐啊？我家焦婆回回典出去，已经捐到四级，够高了，今年我不捐哩。”

草儿的丈夫万福也捋捋两片瓦似的头发，冲万财直点头。他也不同意捐钱，说道：“我家草儿本是二级的货色，因为我主管牌坊事务，已经把她捐到了三级，够可以哩……”

这贞节牌坊，是河东地面之上，女人活人的最大面子，也是对她们一生的品格评价；从低到高，一共九级。

张万有心愧，知道自己婆姨等级最低。过去，他从来没有捐过贞节牌坊，只是出典之后，用河西送过来的麦，捐了个一级，婆姨才算上了牌坊……

想到这里，他就站起来，谦卑地点着头，请张老执事给自己婆姨高捐一等，升为二级。

万财等人哄笑起来：“那婆姨好看不中用，你还花那个冤枉钱？看你瘦成了‘风吹倒’，好生活命是正事！日后有了钱，再去捐名节不迟……”

张万有弓着水蛇腰，干笑两声，说道：“嘴里省着点，今次就捐吧……我这就捐哩……”

张老执事对张万有的举动大加赞赏，觉得他平时蔫哩吧唧的，但对婆姨还真的不赖哩，就夸他道：“万有啊，你在外革命多年，能入下共党，果然有情有义！这一点，还真随了你爹娘！好好好，算个‘义丈夫’！”

张万有的想法是：一时命背运不济，婆姨可以典出去，但她最终还是自己张万有的，谁也夺不去。

张老执事夸奖毕张万有，丈夫们也都站起来，又吼又叫，美美把他褒扬一番。

张万有家是个节烈之家，母亲张周氏的名节，最后升到八级。

父亲张旺禄与老执事张旺树是同辈兄弟，乐善好施，口碑颇佳，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家里，开着祖传的生药铺子，中等收入，几十亩土地，在河东张家一族里，算得上是殷康的。

张周氏十五岁便进了张家。按照族中的规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平日里在家做女红，节日里剪些窗花，捏些面花，别出心裁，巧夺天工，在村里都出下名了。

成婚十年之后，她像要完成人生的一次历险似的，在纷纷攘攘的庙会上，主动与一位身材魁梧的黄河纤夫发生了红杏出墙的事件。

“呦喝……好壮实呀，脸咋恁生哩？口音也浪，是河滩拉纤的？”

那汉子从上到下，将她打量了三五遍，嘴角狡黠地向上翘翘，暗道：“定然是在家关久哩，要放出来闹闹喜儿……”便眼睛一勾，大摇大摆，径直往草窝窝荡去，嘴里打一声呼哨，就唱起了酸曲曲：

山不转呀水来转
遇到亲疙瘩呀
哥哥我心里甜
拉手手亲脸脸
解裤裤抱团团
……

她一时羞得腿发软，骂道：“下流胚，甚话也乱说！人家说的没错，世上没有纤班不敢说的话呀……”

不巧的是，唯一的一次越轨就被族人发现。张旺树等人拿着棍棒，做出了大义灭亲的举措，把两男女捆做一团，倒吊在祖宗祠堂之上，一挂就是三天三宿。

张旺禄又悔又恨，将半死的婆姨领回家时，自己气得捶胸打脸，口吐鲜血。

他悔的是，自己平日里尽顾了生意赚钱，却忽视了婆姨的存在，忽视了婆姨的情感需要，忘掉了活人的根本；恨的是，纵然他有千错万错，婆姨也不该给他丢下这么大的脸啊……

“咚……”

张周氏这就跪在丈夫面前，发誓说：“我娘家的人说，女人只要偷过一次嘴，便会死心塌地对丈夫好！我娘家管这叫‘出天花’：女人一生，或早或晚，总要出一回的。你放心，从今往后，我成正果哩！不管发生甚事，我都会全心全意在咱张家，你前脚死，我后脚就跟你去！”

在河东河西，有这歌谣：

女人本性花花浪
二十不浪三十浪
三十不浪过四十
也要杏花出一回墙
……

不久，张周氏怀了喜肚，谁也说不清，肚里的娃是河侠的种，还是张氏的种。转



年之后，张家就添了丁口，张周氏给娃取下乳名叫“羊娃”。

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性格懦弱。请来大执事张旺树，他说是名字起错了，羊性太软，改叫“狮娃”；按照家氏行辈排位是老三，官名张万有。

父亲对儿子的大名不感兴趣，但对“狮娃”这个名字情有独钟。

因为这家的男人，在性格中就缺少兽性，办事优柔寡断。于是，就叫幼年的他跟了一位武艺高明的师傅，既可以习文演武，强身健体，又可以开阔眼界，历练性格。

那师傅好生了得，居然是华山李道之的徒弟！从此，张万有学习颇有心得，身体也渐渐壮起来。

十八岁那年，父亲张旺禄得了一场大病，瘫在了炕上，怎么治也无济于事。

人们都说：“久病炕前无真情，四对夫妻八方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周氏却不听这一套，含辛茹苦，端屎端尿，精心伺候了多年。

终于有一天，张旺禄如同一盏熬干油的灯，命如游丝，大口大口地吐血。张周氏却身体健壮，脸腮红扑扑的，头发油亮亮的，仿佛第二次焕发了青春。

当下，她就命人把儿子唤回，将自己订做的“夫妻合寿”柏木棺材抬来，对着儿子也对着丈夫和族人说道：“我张周氏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说过这辈子要与丈夫同死的，希望族人这就为我做个证明！”

听得这话，张旺禄忽然回光返照，抖抖地说：“孩他娘，你贵贱不能够啊！你还年轻，身体又这般健好，这些年都真心实意跟着我，你的心意我领哩……我走之后，你务必要再寻一户人家，好好过活几十年……”

话没说完，就见张周氏猛地跃起，喊了声“咱夫妇一同去也……”一头撞在棺材上，顿时肝脑涂地，一命呜呼。

瞅着这节妇最壮烈的举动，张旺禄两行热泪如是断了线的珍珠，刷地滚落，人就缓缓没了声息……

人们感念这位烈女，剔除了她生命中唯一的越轨行为，把她的事迹写成诗文，刻在贞节牌坊之上，并给她升到八级节烈，供后来的女人们学习和效仿……

“唉……”张万有想着母亲的节烈事迹，觉得自己更加渺小。

“张氏丈夫们……”张旺树老执事举起酒杯，高声宣布：“现在开宴！”

张二万财早已等得不耐烦了，一筷子下去，就将半盘粉蒸肉准确无误操起，“忽”地填进嘴里，忙又伸手去叉剩下的。张万有等腼腆之人，精神还没反应过来，几个盘子已经见了底。

张四万福对酒情有独钟，抱起坛子就喊：“杏花村的陈年汾酒，咱今天非喝他个一醉方休不可！来来来，把杯子撤去，咱用大碗干……”

张旺树老执事却用大蒲扇在他头上拍了一下，笑道：“张狂甚？这可是太原老陈醋呀！哈哈哈哈……你小子乐昏头哩！”

万福被搞得不好意思起来。但仍想找回点面子，就说：“咱河东人就爱喝醋。来来来，先开开胃，一会儿吃得更多。”说着，就将那坛醋“哗啦哗啦”给大家分了起来。

张三万有端起醋碗，轻轻呷了一口，品品味儿，摇头苦笑开来：“这味道，和我的心情如此般同……”

忽然之间，祠堂外冲进一个蓬头垢面的癫狂老头；他胳膊腿腿细如麻杆，乱草似的头发已经全白，拄了根黑糊糊的竹竿竿，又吼又叫：“好哇好，这不是‘丈夫宴’吗？吃席咋不请我？老子好歹还是长辈哩！”

人们看见，他两个颧骨向外突出，脸色煞白，眼眶塌陷，眼珠鼓起，嘴里已经没有半个牙齿，空洞洞的，整个人像一具风干的骷髅。

“老子也要吃……老子也要喝……”如果不是突出的喉结，正在激动地颤抖，谁也不会认为这是个活物。

张旺树老执事见状，拍着桌子大叫：“好你个张旺水，居然敢来捣乱？亏你还自称长辈呢！看你整日抽大烟都成甚鬼样哩？这里有你甚事，还好意思来丢人现眼？”

那被称为张旺水的老汉，看上去至少过了一个甲子。他用竹竿戳着堂前的台阶，站都站不稳了，还在吼着：“怎么没有我的份儿？要说典事，我也是前辈。几十年以前，我婆姨就典出去哩！张旺树，你是族长，又是执事，难道不清楚么？”

张旺树老执事被人直呼其名，顿时怒不可遏，又恐怕这废人搅乱宴席，就嚷道：“你别在我这里摆谱，你婆姨淑惠典到河西不假，但典夫订下契约，在外多年。而你抽大烟，又欠下族里那么多钱——你不是说让那陈永年替你还债么？有本事，你就把他逮回来，把钱还上，我就允许你吃‘丈夫宴’。”

张旺水还在闹着叫着：“这不公平！我是长辈……我是前辈……我比窦娥还冤啊！你们咋不听我说……”他却被张旺树老执事叫几个族丁架了出去，连推带攘，扔在黄河滩上。

几只红眼睛狗儿，以为这是一具尸体；虽然不太丰盛，但也凑合算是一顿“骨头宴”。

“滚……我还活着哩！”

狗儿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一会儿，又像苍蝇叮肉似的围拢过来。

2 “喂，是死的还是活的？”

昏迷中的张旺水被人吼醒，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个戴斗笠的大汉，就鼓着眼睛道：“凶甚哩，鼻孔出着气，还看不出来吗？”

那汉子正是河子，上前赶走了野狗，从褡裢里掏出些吃食给他，然后说道：“老伯，你咋如此可怜？”

“香饽饽……香饽饽……”张旺水一边疯吃着，一边说道：“刚还做了个梦，神仙明明白白相告，说我会遇到贵人。嗨，看来我真死不下了！”

河子蹲下来，见这人已经皮包骨头，顿时起了恻隐之心，将吃食悉数掏出来，全都交给他，说道：“老伯，你慢些吃，别噎着哩！”说完，又在褡裢里掏出个小玉碗，从河里舀来一碗水，对正在翻白眼的张旺水道：“喝吧，吃饱喝足了，我有话要问哩！”

张旺水“咕嘟咕嘟”喝了半碗泥水，扬头说道：“我一看，就知道客官来历不凡——真是慷慨大方！说吧，凡是我知道的，皆都告诉你！”

“老伯，你可知道？”河子一字一顿道：“河东河西地面上，可有一个叫张三的么？”



“你说甚？张三？”张旺水停了吃喝，见这人褡裢里的银子丁当响，便高声喊道：“我就是，我就叫张三呀！客官找我有甚事？”

眼睛里放射出希望的光芒，他抖抖地道：“天呐，你终于开眼哩！我原以为，政府就知道抓共党，就知道欺压百姓……好好好，你是政府的吧？我的蓝图研究过了么？上头拨钱下来了么？是不是要在黄河上建大桥呢？是不是……”

张旺水的话，把河子说愣了，嘴里嘀咕道：“这人是咋哩？独独爬在河滩上，野狗围在身边转，说出话来，天一句地一句，不着边际，该不会是个糊涂蛋蛋、脑子有问题吧？”

张旺水没有打黄腔——按照张氏宗族排位，到他“旺”字辈上，有族兄弟七人：大兄长名曰张旺树，顺理成章承袭了大执事之位；二哥张旺禄，是开生药铺的，遗下儿子张万有，夫妻双双同赴黄泉；接下来，他张旺水排在老三，年轻时，人们都唤他“张三”，尊重些的就叫他“三老爷”。

此时，他见河子不爱听他说话，知道这人不是政府的，又见想要拔腿离开的样子，一把抱住河子的腿，说道：“客官，我眼浊，咋把你当政府的哩？那衙门里，有一个好东西么？客官呀，贵人呀，我真的就是张三——你可得救救我呀！”

河子根本不相信，此人有能力打翻一条大汉，掳走他的婆姨梅花，便为他扔下两锭银子，说道：“老伯呀，我寻遍天下，叫做张三的人何止千百！对不起，找错人哩！这点钱，算是晚辈向你老人家赔礼哩！”

“哇！这么慷慨！”张旺水抓起银锭，抖抖地说：“客官，你真是好人呀，该不会是共产党吧？我听说共产党专门救像我这样受苦受难的人，谢谢你哩……”他一边说，一边竟呜咽起来：“天呐！我是姜太公呀，我在用直钩钓鱼呀，你不是我要见着的人……知道我是谁的人，咋不来找我？我的天呐……”

正呼天抹泪时，河上飘下来一条小船，一个打扮古怪的汉子，上岸后直接扑倒在张旺水面前，声声叫着：“张三先生呀张三先生，你在这里么？你受苦了，我可算见着你了……”

张旺水眨了眨圆鼓鼓的眼睛，认了半天，才嚅嚅道：“你是日本的河野君呀——在东京帝国大学进修桥梁工程……”

“对呀对呀！张先生记性真好！”这位日本人一边磕头，一边说：“张先生呀，你隐居这地方真难找——我到中国这么多年了，寻遍大河上下，刚才到你村上，好不容易才把你的行踪打听清楚！”

说完，他慌忙将张旺水扶起来，从宽大的和服里，掏出一瓶酒来给他喝，眼噙热泪，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儿。

“好酒，好酒！”张旺水一边喝着，一边激动地说：“这可是大阪清酒呀，味中略带苦涩，有点像中国的竹叶青……久违了，久违了……”

他说着，泪水就“吧嗒吧嗒”往下落。河野与他说着说着，就对起了日本话来。

站在一边的河子，见这两个人这么亲热，又听不懂他们的鸟语，刚想要走，却被吸引住了，心里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没想到，在这远天远地的黄河大拐弯里，居然隐藏着一个出洋留学多年的大人物哩！怪不得人家开口闭口

就是政府呀、修桥呀；怪不得人家想得东西和咱老百姓不一样的！”再瞅一眼张旺水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样子，复又沉沉地叹道：“唉！可惜了！真是天下大乱，英雄无用武之地，居然落到如此境遇！”

吃过了河子给的香饽饽，喝完了河野给的清酒，一时间，张旺水精神抖擞，手舞足蹈道：“我说过嘛！天无绝人之路。不不，诗仙有云，‘天生我才必有用’嘛！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阎王爷咋会要呢？哈哈哈哈哈……”

见河子正朝他们走近，张旺水急忙介绍道：“客官，贵人你听我说说呀——这位先生，是远涉重洋，专门来找我的。他名叫河野，是日本学者。知道么？许多年前，我在东京当访问学者时，还给他讲过课、当过老师呢！”言语之间，充满了骄傲和自负。接着，他转身道：“河野君，面前这位先生，是具有侠骨柔肠的大好人。我们俩萍水相逢，他又给我吃食，又给我银子，实为我的救命恩人呀！”

河野上前，一眼就看出来河子是位行走江湖的侠士——在日本，这种人就叫“浪人”，急忙拱手，做了个江湖礼节道：“大侠，初次见面，多多指教！谢谢你救助我的老师——如不嫌弃，请随我们上船！”见周围皆是农家，没有客栈，也没有一间像样的餐馆，河野一心想把张旺水接出这块封闭之地，就说道：“今日幸会大侠，咱一路同往，到下面的集市去——我就在那儿的客栈居住，有吃有玩，有欢有乐，快快走吧！哈哈哈哈哈……咱们真可谓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呀！”

张旺水也说：“去吧去吧，河野君如此好客，你咋能驳人家的面子？”

河子见人家诚恳，又见张旺水连连怂恿，就拱手对河野说：“谢谢河野先生哩，那么，恭敬不如从命！”

河野和河子，搀扶着羸弱的张旺水上了船。在滚滚滔滔的黄河之上，三人有说有笑，兴致勃勃，把一路欢乐洒向波涛之间。

3 “丈夫宴”后，张万有耷拉着脑袋回到家，见到风风火火的奶嬷嬷已经站在了门口。他赶紧将奶嬷嬷请了进来，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关切地询问自己婆姨在河西的情况，以及典家的家境和人品。

奶嬷嬷盘腿往椅子上一坐，便笑了起来：“哎呀呀，好你个张相公，起典的时候还犹犹豫豫，现在好哩，你那婆姨在河西成了抢手货！呵呵呵呵……人家还你争我抢，好生热闹哩！”

张万有颇不自在，低头说些半截子话：“嘿嘿……只要有人要就……只要莫受委屈就……”

“瞧你这熊样儿，还凄惶哩？你婆姨被供成仙子哩，被供成娘娘哩，呵呵呵呵……”说着，她就从怀里掏出几锭银子，放在桌子上。

张万有好久没有见银子了，弓着水蛇腰，惊讶地说：“奶嬷嬷，咋哩？我婆姨她……有甚事吗？”

奶嬷嬷口里喷着白沫说：“你咋恁莫见过世面啊？你那婆姨，在河西被人抢着换典哩——这家更好，莫爹莫娘，只有一个富贵相公，银子多得不计其数！这下好哩，你有福享哩！”



张万有被她笑得不知如何是好，还想托她给婆姨捎些问候的话儿，却见她“忽”地拉开抽屉，“哗啦”一声，把银子倒到里面，又推上抽屉说道：“还汉子哩！婆姨典出去就是人家的哩，唠唠叨叨嗦个屁？我走哩……”得了些银子，张万有心又活泛起来，暗自盘算：“地里无粮也就罢了，我先把生药铺盘回来，日子慢慢就会好的，再设法把梅花接回来……”

第二天，他小心翼翼划着船，往下游的集镇去，购买中草药。

黄河拐过这个大弯之后，在黄土高原突然转向，重新变回东西流势，两岸也不叫河东河西了。虽然这里的行政区域，仍然划为山西和陕西，但两岸的老百姓，仍习惯称地这里为“河南河北”。

上得岸，他看见，这地方比河东河西开放得多，与外界交往也频繁得多。街上商铺林立，人声鼎沸，呈现出热闹繁华的景象。

无心留恋风景，他径直往药店走去——这地方，由于生意的缘故，过去经常来。然而，这一次造访，可惹出了性命交关的大麻烦。

一到药铺门口，就见新贴的布告上，他的名字赫然罗入缉拿之列，心里说道：“不好，我得赶紧躲起来！”

刚想转身，后面有人便在呐喊：“抓共产党——这是来联络的，你跑不了哩！”

“妈耶，这不是送上门来哩！”他惊出满头冷汗，苦叫一声，拔腿便跑。

几年来，在河东地面上捱日月，他就总是战战兢兢，生怕被政府官兵抓了去。

拐了几个弯，他正靠在墙上喘息，前面又扑过来一队人马。他气沉丹田，做了个“骑马蹲裆式”，待大兵们上来，一个“扫堂腿”，扫倒一片，正要越墙而逃，却被官兵们拽住双腿，七八个汉子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将他牢牢缚住，不容分说，五花大绑押进了一座豪华的办公室里。

“青天白日，咋能乱抓人哩？”他委屈地喊着：“你们抓错哩，我是来做生意的……”

“哈哈哈哈……没有错呀……”从椅子上站起一个军官来。他身穿呢子军服，脚蹬马靴，戴一副金丝眼镜，绕过满是文件的办公桌，来到张万有面前，说道：“我说好面熟呀，这不是万有兄弟吗？我可找你多少年了！北伐革命之后，咱兄弟几个可有些年头没见了。真想不到，能在这儿遇上呀，哈哈哈哈……缘分缘分……”

张万有抬头一看，顿时灵魂出窍——原来这官儿不是别人，正是专门抓捕共产党的王不隐，顿时腿也软了，嘴也软了，嚅嚅道：“又见面哩……是有些年头哩……”

王不隐对一旁的卢万千笑道：“你们这方法不错嘛！那间药铺子，经常给共产党游击队提供药品。这次总算逮住了他们的重要成员！好好好，你们为党国立了一大功！”

“谢谢处座夸奖！”卢万千仍然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他是这块地面上的负责人。前一阶段，得到上级指示，说此地的药店暗地里帮助共产党，所以他就安排了暗哨，果然抓住了北伐时的老共党分子张万有，而且正好是在王不隐处长下来视察工作之际，心里更加高兴，觉得在上司面前露了大脸。就挺胸说道：“处座放心，有你兄弟在这驻守，共产党休想翻起浪来！”

“好好好，你们辛苦了！下去休息吧。”王不隐挥挥手，让卢万千他们退下去之后，

长久地望着老熟人张万有，不由思绪万千。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打败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势力。紧接着，蒋委员长采取铁腕政策，全面镇压了共产党的起义暴动，全国政权统一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按理说，革命胜利，大功告成，应该弹冠相庆了。然而，共产党人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了脸上的血泪，又开始了新一轮不折不扣的反抗。先是周恩来、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暴动，接着是毛泽东等人领导的秋收暴动，随后是叶挺、叶剑英、徐向前等人领导的广州暴动。

这些乱子还没处理干净，南方的“共产之火”就成了“燎原之势”：有贺龙发起的洪湖起义；有邓小平、张云逸发起的百色起义；有曾中生等人发起的黄麻起义……

而且，在这几年里，共产党越剿越多，形成了以湘、赣交界井冈山为中心的苏维埃政权，拥有红军十万，居然在瑞金建立了共产党的共和国。

除此之外，在鄂豫皖地区，又建立了一大块苏维埃根据地。他们拥有红军队伍七八万人之多。那位总指挥不是别人，正是他王不隐黄埔一期的同学徐向前。王不隐知道，这徐向前平日里沉默寡言，不善交际，连蒋校长亲自找他谈话，也没有探出他心中的大志韬略来。可此人的确了不得，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高超绝伦的指挥技能，使三四千人的红军武装，在短短几年里，发展成为一支数万人的浩荡大军，连黄埔教官顾祝同、陈诚等军事天才组织的一次又一次清剿，都被他悉数粉碎……

“北方稍好些！”他长吁一口气，想到了前不久到南京开会，自己领导的“剿共”事业，受到蒋委员长嘉奖时的动人情景，心里暗自得意。

不过他清楚，自己与共产党并无个人恩怨，完全是阶级仇恨。我不杀他，他必杀我，形同水火，不共戴天。虽然他所长期通缉的罪犯名单中，像河子、张万有、李瑞鑫等人，过去本来就是北伐时的战友。尤其是王不屈，与自己还是同胞兄弟，但这些人自己不同道，对他们是不能手软的……

想到这儿，他对张万有道：“这么多年来，我总觉得你们几个是在一起的。告诉我，河子在哪里？李瑞鑫在哪里？王不屈在哪里？还有范大新在哪里？郑友来在哪里……你们在那面，按资格论，一个个也该当上大官了吧？”

一听到这儿，张万有心里“咯噔”一下，调整了思绪，不再装傻充愣，而是脑中想起了当年上党课时，范大新一再强调过：“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党员，都要严格保守党的机密，永远不得叛党！”于是，他挺直了腰杆，说道：“你说甚呀？我不知道！”

“这不可能……”王不隐敲了一下桌子，说道：“当年我就看出来，你们几个是核心死党：查军饷呀，做兵运呀，都在一起，怎么能说不知道！”

“我河子兄弟，”张万有甄别道：“他可不能被你们冤枉呀！他当时就表明态度，甚党派都不参加——这一点，你王不隐是知道的呀！”

“住口！”王不隐道：“河子的表态，还用你说么？关键不是靠嘴上说，而是看行动！据我们调查，当年是他掩护共产党撤退的，你敢说他不是秘密党员吗？”



张万有辩解道：“不管咋说，河子兄弟是河侠出身，从来都没参加过任何组织！”

“行行行，咱不说这了！”王不隐两眼直勾勾地盯住张万有，厉声说道：“我要你明确说出来，刚才那几个人的下落！否则，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呀！”

“我不知道！”张万有毫不犹豫回绝道：“来吧，这么多年哩，我总在提心吊胆过日子，就怕你们找上门来……”顿了顿，又道：“现在，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我甚也不怕哩——要杀要剐全都由你！”

“好你个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一拳将张万有打倒，王不隐喊道：“来人，快拉出去用刑！”

“是！”声音刚落，立马跑进来一队兵士，将张万有拖入旁边的审讯室去。

这儿，梁上挂着铁链；下面摆着老虎凳；旁边像个铁匠铺子，有个满是胸毛的军士正在拉风箱；炉火通红，一块块烙铁，冒着青蓝色的火焰。

张万有心里道：“要杀就杀，这玩意可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想想自己三十年的历程，像黄河的水一样，浑浑浊浊，分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然而，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作为黄河汉子，他是绝对不会出卖良心的。想到这一层，他似乎有些欣慰，就有一种为了保全李瑞鑫、王不屈等兄弟平安无虞，甘愿速死的念头，心里说：“我并不是个意志坚强之人，这些烙铁一下下地烙肉，万一坚持不住，服下软来咋办？到那时，我还算人么？”

理清头绪，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噌”地一脚将拉风箱的汉子踢翻，接着来了个“连环鸳鸯腿”，又用力踢翻两个士兵，用激将法故意大声喊道：“王不隐，王八蛋，用这种下作的老虎凳、铁板板，想要老子开口？死了这条心吧！赶紧让老子快活一下！”

在他的喊叫声中，“呼呼啦啦”地冲进十几个荷枪实弹的兵士，立即将他团团围住。

王不隐端了一杯热茶，刚一进入审讯室，就被张万有一头撞倒在地；滚烫的沸水，立马将身上烫起一串燎泡。

士兵们大惊失色，嘴里叫着“处座当心”、“王将军当心”，手忙脚乱将他扶起。

气急败坏的王不隐吼道：“我再最后问你一句，说，还是不说？”

“不说不说！”张万有梗着脖子喊：“王不隐，想要我开口，没门儿！”

冷场片刻，老虎凳旁边的士兵、拿通红烙铁的士兵、举铁链的士兵……都用眼睛瞅着王不隐，意思是想问他用什么刑罚。而王不隐转过身去，挥挥手道：“没用的，这些人都是铁了心与党国作对的……”缓步离开审讯室时，丢下一句话来：“这就执行吧！”

4 河子和张旺水，被河野请到本地最好的一家客栈住下。

洗罢澡，吃罢饭，河野便对张旺水道：“张先生呀，知道中国政府不重视人才，不尊敬知识。我此番来，就是想要请教先生一下，你准备在黄河上架起一座铁路和公路两用大桥的那图纸和设想还在么？”

“图纸？”张旺水眼睛瞪得老大，说道：“我画过无数次，也提交过无数次，皆被狗政府给糟蹋哩。你快住口好了，别提了，别提了！”

河野有点失望，说道：“先生能不能凭借着记忆，给我指点一下啊！”眼睛里闪现出期待的光芒。

张旺水说：“河野君，你的好学，我是知道的。但是，黄河是世界上最奇妙神秘的河——非洲的尼罗河无法与它比；美洲的亚马逊河无法与它比；欧洲的多瑙河更无法与它比……这么多年来，人们都看我经常爬在河滩上，与野狗为伍。其实，我一直在勘察黄河的水文地质。河野君，要想在黄河上架桥，必须了解黄河的禀性才行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在河野早已准备好的白纸上，画起了他心中的黄河大桥。

河野说：“欧洲人伟大，发明创造都是人家搞出来的，咱东方人跟着学都赶不上……”

“胡说！”河子听着不顺耳，插言道：“洋毛子算个球，发明了些甚？火药是我先人发明的，罗盘是我先人发明的……”

“对对，”张旺水停了给河野讲解，抬起头道：“世界最伟大的四大发明，都是中国人的专利！”一边说，一边请河子坐下来共同研究黄河大桥之事。

河子对他们的话题兴趣索然，就说道：“你们在此聊吧，我心里憋闷，到街上逛逛！”独自出了客栈。

一出门，见街上贴着通缉共产党的布告上，有他最敬佩的范大新和郑友来等人的名字，更使他吃惊的是，连张万有、李瑞鑫、王不屈也赫然在内，心里暗道：“这三个兄弟，好多年没见哩，他们究竟在哪里呀！”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好好好，这么说来，他们没有死，现在还活着哩！”哼着司马跑戏中《吕布戏貂蝉》的戏文，他大摇大摆欣赏起了街景来。

刚一转到了丁字路口，就见那儿写着“行刑台”三个大字。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都在说着“又杀共产党哩……快去看看，颈上的血，冒起来比房子还高哩……”

他心头一紧，不由自主挤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跌跌撞撞蹿到前面，定眼看时，大惊失色——原来官兵们押解来砍头的，并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结拜兄弟张万有！

此时，刽子手们用土碗端来了断头酒，被张万有一肘撞翻，吼道：“爷爷不喝，只要给个痛快的就行！”

旁边的一个刽子手冲他笑笑，颇有经验地提醒道：“该喊口号哩——等你尽罢兴，我们再開枪！”

“我不喊，”张万有并不愿喊“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那俗话，回道：“我没甚要喊的，别磨蹭时间哩！”

旁边的刽子手都在议论着：“这共产党，怎么就和别的不太一样啊，连个‘万岁’什么的也不喊？”正琢磨着，眼前一阵狂风呼啸而过，他们的大枪就被扫飞，人也被打得七零八落。

本来闭着眼等待枪声的张万有，发现情况有异，急忙张开眼来——“天呐，咋哩？”绑着自己的绳子已经被割断，整个人群如是炸了群的马儿，呐喊声，踩踏声，纷纷攘攘，此起彼伏，而自己刚才背来那面“共产党犯”的牌子，早已被乱脚踩成几截。

“共产党闹法场哩……”他这才反应过来，滚下台子，混进人群，喊着“别让共产党跑哩……快抓呀，快抓呀……”就跑出了城镇。

第三十九章

典妻嘛，本是灾年秘事：河东无非就是为了吃食活命，河西无非就是想添点人口——没想到，这还真真典出情感来哩……

1 河南河北“清党活动”正草木皆兵，河东河西的“典妻活动”也进行得有条有理。

河西王不屈与梅花轰轰烈烈地爱了一场，那小鹤就是他们爱情的见证。

它的羽毛逐渐丰满起来。这天清晨，太阳又像洗过一样，湿漉漉地升起。它“嘎嘎”唱着，一下飞了起来。天边，云彩里好像飘来几团红霞，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原来是一群仙鹤。它动着翅膀，就和那些仙鹤们一起盘旋，一起欢舞，一起高歌。当那些仙鹤飞走，它又飞回了棚棚，叫啊叫的，转啊转的，依依不舍。

梅花看后落下眼泪来，说道：“仙鹤通人情呢！”

王不屈欣喜若狂，招招手，小鹤便落了下来。梅花习惯性地抱着它的脖子，香了一口说：“快走吧，我不留你哩，你是天上的仙子，不应该在这里生活的。”而王不屈看着已经长大的仙鹤，不由感伤起来，双手捂着脑袋，一个劲地叹息：“唉……真他妈的……”

梅花疑惑不解，推着他粗壮的胳膊说：“刚还好好的，你这是咋哩？”

他抹一把泪，抬起头，望着渺渺水泊，像是对梅花，又像是对自己说道：“都走吧——人生便是这样。这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梅花知道他说的是甚意思，忙上来劝慰：“水泊恁好，有花有草，还有水鸡、野鸭、仙鹤……咱在这儿过得多美，你别胡思乱想……”

“呼！”他猛地站起，狂暴如雄狮，吼将起来：“这世上，哪有‘永远’二字？全是屁话！天怎么会长？地怎么会久？哈哈哈哈哈……这是为甚啊……”

在怒吼中，小鹤从梅花怀里挣脱，忽闪着翅膀，将泊里的荷花荷叶皆动起来。然后，直冲云天，一步一回头，五步一徘徊地飞向远方。

2 离开梅花后的这些日子，李瑞鑫的身心，仿佛皆掉到了冰窟里。

他知道：焦婆被换回家里，母亲正日夜盼着自己回去。然而，他心里有一万个不情愿。

于是，他整日在自己的田地上用功用力，用疲惫来麻痹自己痛苦不堪的神经。经